



曼殊軼事

時希聖編

上海廣益書局印行

1929

曼殊小叢書之四

曼殊軼事

時希聖編

所 版
有 權

曼殊小叢書之四

曼殊軼事

附蘇紹琮軼事
一册定價四角

編輯者 時希聖

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
廣益書局

一九二九年七月出版

曼殊軼事要目

曼殊軼事五十四則……………	(1—102)
曼殊英文傳略……………	(1—10)
蘇玄瑛傳……………	(1—4)
蘇玄瑛新傳……………	(1—14)
蘇紹琮女士軼事……………	(1—18)

蘇曼殊軼事

(一)

曼

殊大師，精通佉盧梵志文字，間爲小詩短

劄，風流綺麗，爲人傳誦，世所傳曼殊叢書是也。然曼殊復工於畫，惟極自珍祕，不肯輕易爲人下筆。今上海市長張岳軍氏，與曼殊有同黨之雅，極慕其山水之作，屢以爲請，迄不可得。後知曼殊嗜朱古力糖，乃日購之以餉曼殊。久

之，曼殊覺其意，笑曰：『君豈欲得余畫耶？不然，胡以日破慳囊也？』岳軍欣然以楮墨進，曼殊爲作一小幅，遠山新月，疏柳寒鴉，極慘澹蒼茫之至！岳軍睹之，道謝不已。曼殊笑曰：『未也！』已而忽以墨筆自月斜引至柳梢，作一長線，擲筆起曰：『月上柳梢頭，人約黃昏後。』此真絕妙畫境也。岳軍急起止之，然已不及矣。其生平奇詭，有如是者。

(二)

飛錫潮音跋云：曼殊闍黎，始名宗之助，自幼

失怙，多病寡言，依太夫人河合氏生長江戶。四歲，伏地續師子頻伸，狀栩栩欲活。喜效奈良時裏頭法師裝。一日，有相士過門見之，撫其肉髻歎曰：『是兒高抗，當逃禪，否則非壽徵也。』五歲，別太夫人，隨遠親西行支那，經商南海，易名蘇三郎，又號子谷。始學粵語。稍長，不事生產，奢豪愛客，肝膽照人；而遭逢身世，有難言之恫。年十二，從慧龍寺主持贊初大師披髮於廣州長壽寺。法名博經。由是經行侍師惟謹，威儀嚴肅，器鉢無聞。旋入博羅，坐關三月，詣雷峯海雲寺，具

足三壇大戒。嗣受曹洞衣鉢。任知藏於南樓古刹。四山長老，極器重之，咸歎曰：『如大德者，復何人也？』亡何，以師命歸廣州。時長壽寺被新學暴徒毀爲墟市，法器無存。闍黎乘歐舶渡日本，奉太夫人居神奈川。太夫人令學泰西美術於上野二年，學政治於早稻田三年，一無所成。清使汪大燮以使館公費助之學陸軍八閱月，卒不屑。從此子身遨遊，足跡遍亞洲，以是羸疾幾殆。太夫人憂之，藥師屢勸靜養；而闍黎馬背郎當，經鉢飄零如故。嘗從西班牙莊湘處士治歐洲詞學，莊公欲以第五女公

子雪鴻妻之，閨黎垂淚曰：『吾證法身久，辱命奈何？』莊公爲整資裝，遂之扶南，隨喬悉磨長老究心梵章二年。歸入靈隱山，著梵文典八卷，蓋倣波彌尼八部書。餘杭章枚叔，儀彩劉申叔，及印度波邏罕學士序而行之。閨黎績事精妙奇特。太息苦瓜和尚去後，衣鉢塵土，自創新宗，不傍前人門戶。零縑斷楮，非食煙火人所能及。願不肯多作，中原名士。不知之也。初駐錫滬上，爲國民日日報繙譯。後赴蘇州，任吳中公學義務教授。繼渡湘水，登衡岳以吊三閭大夫。復先後應聘長沙實業學堂，

崇正學堂。明德學堂，經正學堂，安徽公學，蕪湖
皖江中學，金陵陸軍小學，日本西京學社，淑德畫
院，南海波羅寺，盤谷青年學會，錫蘭菩提寺，噫
班中華會館諸處。振鈴執鞭，慈悲慷慨，詔諸生以
勇猛奮迅，大雄無畏，澄清天下。故其弟子多奇節
孤標之士。前歲，池州楊仁山居士接印度摩訶菩提
會曇磨波羅書，欲遣青年僧侶西來漢土，學瑜伽禪
那二宗；并屬選諸山大德，巡禮五天，踵事譯述。
居士遂偕詩人陳伯嚴創辦祇垣精舍於建業城中，以
爲根本。函招閩黎，并招李曉墩爲教師。士居自任

講經，十方宗仰，極南北之盛。闍黎盡瘁三月，竟犯唾血，東歸隨太夫人居逗子櫻山。循陔之餘，惟好嘯傲山林。一時夜月照積雪，泛舟中禪寺湖，歌拜輪哀希臘之篇。歌已哭，哭復歌，抗音與湖水相應。舟子惶然，疑其爲精神病作也。後爲梵學會譯師，交遊婆羅門憂國之士，捐其所有舊藏梵本，與桂伯華，陳仲甫，章枚叔諸居士議建梵文書藏，人無應者，卒未成。闍黎雜著亦多，如沙昆多邏，文學因緣，嶺海幽光錄，娑邏海濱遯蹟記，燕子龕隨筆，斷鴻零雁記，泰西羣芳名義集，法顯佛國記惠

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，俱絕作也。又將燕
子箋譯爲英吉利文，甫脫稿，雪鴻大家攜之瑪德
利，謀刊行於歐土。閣黎振錫南巡，流轉星霜，雖
餐啖無禁，亦猶誌公之茹魚膾，六祖之在獵羣耳。
余與閣黎爲遠親，猶念兒時偕閣黎隨其王父忠郎，
弄艇投竿於溪崖海角，或肥馬輕裘與共。曾幾何
時，其王父已悲夙草。彈指閣黎年二十有八，而余
綜觀世態，萬緒悲涼，權洞上正宗監院之職，亦將
十載。今夏安居松島，手寫閣黎舊著潮音一卷。將
英譯陳元孝崖山題奇石壁，澹歸和尚貽吳梅村詩，

杜牧秦淮夜泊。陸放翁細雨騎驢入劍門絕句，及漢
譯師梨含羞草數章刪去，復次加拜輪年表於末，係
英吉利詩人佛子爲闍黎參訂者。今與蓮華寺主重印
流通，仍曰潮音。聖哉，響振千古，不啻馬鳴菩薩
賴吒婆羅。常願恆河沙界一切有情，同圓種智。會
闍黎新自梵土歸來，詣其王父墓所，道過山齋，握
手歔歔，淚隨聲下。爰出是篇，乞闍黎重證數言。
闍黎曰：『余離絕語言文字久矣，當入鄧尉力行正
照，吾子其毋饒舌。』闍黎心量廓然而不可奪也。
古德云：『丈夫自有冲天氣，不向他人行處行。』

閤黎當之，端爲不愧。

(三)

章炳麟曼殊遺書弁言云：亡友蘇元瑛子穀，蓋老氏所謂嬰兒者也。父廣州產，商於日本，娶日本女而得子穀，廣中重宗法，族人以子穀異類，羣擯斥之。父分貲與其母，令子穀出就外傳，習英吉利語。數歲，父死，母歸日本。子穀貧困爲沙門，號曰曼殊。不能作佛事，復還俗，稍與士大夫遊，猶時時著沙門衣。子穀善藝事，尤工績畫，而不解人事，至不辨稻麥期候。啗飯輒四五盂，亦不知爲稻

也。數以貧困，從人乞貸，得銀數版卽治食，食已銀亦盡。嘗在日本，一日飲冰五六斤，比晚不能動，人以爲死，視之猶有氣。明日復飲冰如故。子穀少時，父爲聘女，及壯貧甚，衣裳物色在僧俗間，所聘女亦與絕。欲更娶，人無與者。乃入倡家哭之，倡家駭走，始去。美利加有肥女，重四百斤，脰大如汲水甕。子穀視之，問：『求耦耶？安得肥重與君等者？』女曰：『吾故欲瘦人。』子穀曰：『吾體瘦，爲君耦何如？』其行事多如此。然性愷直，見人詐僞敗行者，常瞋目言之，人以其狂

懃，亦不恨。子穀既死，遺畫十數幅，友人李根源印泉，蔡守哲爲印傳之。

(四)

胡韞玉曼殊文選序云：蘇玄瑛，字子穀，廣東香山人。歸沙門，自號曼殊，不能作佛事。善文藝，尤工續畫。性善啖，得錢卽治食，錢盡則堅臥不起。嘗以所鑲金牙敲下，易糖食之，號曰糖僧。少時父爲聘女，及壯貧甚，衣裳物色在僧俗間，聘女與絕。欲更娶人無與者，嘗入倡家哭之。美利堅有肥女，重四百斤，脰大如甕，子穀視之，問：

『求偶安得肥重與等君者？』女曰：『吾固欲瘦人。』子穀曰：『吾體瘦，爲君偶如何？』子穀精英文梵文足，跡遍印度英美各國。性不喜留學生，嘗曰：『多一留學生，卽多一賣國賊。女子留學，不如學髦兒戲。』其行似狂，其志實狷，今之人潔白如子穀者，誠不多觀也。不甚解世事。一日，余赴友人酒食之約，路遇子穀。余問曰：『君何往？』子穀曰：『赴友飲。』問：『何處？』曰：『不知。』問：『何人招？』亦曰：『不知。』子穀復問余：『何往？』余曰：『亦赴友飲。』子穀曰：『然則』